

青未了



■口述城事

宝华街·宝丰面粉公司

11月6日,济南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天桥区官扎营宝华街片区棚户区改造正式启动。宝华街的得名,源于这条街上,在上个世纪初建成了两家面粉公司。一个是宝丰面粉公司,一个是华庆面粉公司,所以这条街就被命名为“宝华街”。本文就说说宝丰面粉公司。

□朱晔

从恒丰到宝丰

1920年11月,在官扎营迤西的农田上一座白色的五层楼拔地而起,从天桥上望去,格外引人瞩目,这就是新开业的“恒丰面粉公司”。这家独资公司,拥有六部磨粉机,投产第二年据说盈利竟达十万元,从而引起当时济南商界的极大关注。说起这家公司的老板,还颇有传奇色彩。他就是莱阳人宫淑芳(1878—1951)。宫淑芳十九岁时去青岛干建筑工。经过八年拼搏,于1905年在青岛芝罘路开设了“公和兴”营造厂(即建筑公司)。当时,被德国侵占的青岛,正处于城建开发热季。宫淑芳深得洋人信任,承揽多个建筑工程,发了大财。进而他在济南经四纬六路、大连街、井町分别建立“公和兴”分公司,济南火车站大楼、济南医院(即省立医院)、山东商业银行,都是由他承包建筑的。随着资本的积累,从1918年起他开始在济南投资三十万元创立“济南恒丰面粉公司”。1924年又在青岛独资创办“恒丰面粉公司二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建的青岛分厂经营不善,债台高筑。济南恒丰面粉公司设备陈旧,改造无力,于是宫淑芳只好丢车保帅,便于1927年宣告济南恒丰公司破产倒闭,以收回的资金为青岛二厂还债。于是,济南恒丰面粉公司于1928年七月,由济南三大私人银号之一的“德盛祺”银号经理李维贤(字宝

斋,1887—1958)联合解宝绪、李祝亭等人以八万元收购,成立了“济南宝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一个三十万元的公司突然倒闭,一时社会上纷纷流传:“宫淑芳的小老婆打牌,一宿输了一个面粉厂”。其实,这只是好事者的猜测而已。也有可能是宫淑芳自己故意编造的流言,借以遮掩经营不善的尴尬。——干砸了丢人,太太打牌输掉了倒也很潇洒。

抗战内战 度日如年

宝丰面粉公司成立后,苦于设备少、规模小,难与大厂争雄。1934年董事会决定扩股增资,新建制粉大楼,增加设备。至1936年底,磨粉机增至十六台,日产量增至五千袋,公司面貌焕然一新。可是正当公司欲展宏图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却发动了侵华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即进驻公司。次年一月日寇警备队长逼迫公司与日本公司合作,遭到公司经理拒绝。二月二十七日,日本特务机关强行宣布对宝丰实行军事管理经营。自此宝丰面粉公司沦为日军之手。除留用少数职员和技工外,大多数职工被赶走。公司事务,中方董事一概不得过问。1942年日军解除军管,但随即改为“中日合办”。名曰“合办”,其实与军管无异。日本“东南亚商店”长官部八平叫嚣:“必须使之合办,且经营指导权亦必使在日方,如不服从即永不解除军管。”“中日合办”直到日本投降才终结。日军侵占八年,使公司损失惨重。据公司《八年财产损失



宝丰面粉厂的松虎商标

报告单》统计,仅营业损失就达面粉70.87万袋,折3118万余斤。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几经周折,终于1947年八月“将宝丰面粉公司发还自营”。内战三年,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加之官场腐败,横征暴敛,公司经营举步艰难,濒临破产。1948年九月二十四日,随着济南的解放,宝丰面粉公司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

赶制支前粉

济南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帮助公司恢复生产。济南军管会的同志动员职工加快维修机器,迅速开工。全体员工听了报告后,群情振奋,紧张工作,10月初在全市率先开机生产。11月20日,济南市支前委员会下达三个月生产三十万包

面粉支援淮海战役的加工任务,号召大家“全力以赴 支援前线”。当时,公司生产线严重失修,只能开半条线生产,日产面粉仅2500袋。为确保按时完成任务,公司决定“一边生产,一边抢修设备”。这时,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经常派飞机飞临济南上空狂轰滥炸。公司设备简陋,又缺少备品备件,困难重重。但是公司员工满怀对新政权的热爱,集中群众智慧,坚持边生产、边维修。为避免敌机轰炸,他们把制粉楼的门窗全部用红黑布遮挡起来,在灯光下坚持生产和维修。1949年1月12日,制粉楼附近落下两颗炸弹(未爆炸),生产仍一刻不停。就这样,他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修机工作,实现全线生产。次年一月日产量达到5000袋,终于按时完成了1320万斤支前面粉的加工任务。

为此,济南市支前委员会授予宝丰公司“突击生产 支前模范”的锦旗一面,现仍在“淮海战役纪念馆”永久展出。山东省总工会的鲁干、陶少林也来厂整理宝丰面粉厂支前模范事迹。市总工会还派人排演话剧,赶排了二幕四场话剧《赶磨支前粉》,演出后获得一致好评,该剧本已由新华书店山东总店于1950年8月出版发行。

岁月的流逝总是把现实变成历史。后来的宝丰面粉公司经历了公私合营、撤销合并、原址划拨给一家汽运公司和一所技工学校而退出舞台,但是他们支援前线的光荣事迹,将永载史册,彪炳生辉!

■饮馔琐忆

老黄县的瓜齑与红咸菜



□连永升

“瓜齑咸菜,一口一块。”这是胶东百姓稔熟的一句民谚。在儿时的记忆里,“切瓜齑丝”、“熥咸菜”是老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食谱用语。

过去,黄县(今龙口市)几乎家家屋檐下都有一口麸酱缸。淋酱油余下的酱麸子就倒进此缸,用以腌萝卜。每逢立冬过后,女主人开始忙着腌瓜齑,将洗净的萝卜下缸,撒盐,促其发酵。黄县民谚曰:“麸酱缸姓臧(“臧”、“腔”谐音),越搅拌越香”。意思是说,晴天丽日里,麸酱缸需曝晒并不时地搅拌,把底部麸酱翻上来见阳光,这样腌出的“瓜齑”香脆爽口。待发酵好的瓜齑颜色由绿转为黄褐,再加适量盐,以保持缸内咸度。

与民间腌制方法不同,龙口三合兴鱼行惯用鱼杂碎(如鱼头、鱼肠、鱼尾等)来腌瓜齑,据说,腌出的瓜齑也特别脆。

腌好的瓜齑,捞出缸洗净,切丝,放点香油、醋,即成一道可口凉拌菜。春天,蔬菜正缺。黄县百姓竟想出用瓜齑来包子这一妙招。将瓜齑切丝,剁碎,和上韭菜为馅,肉须用五花肉。拌馅时无需加盐,而用瓜齑来调节咸淡,此法蒸出的包子味道毫不逊色。

若要晒红咸菜,得用菜冲成粗丝(习称“咸米”),或在萝卜反正两面切花刀,切成一提溜一串儿的拉花状。“咸米”放到簸箕里晒,“拉花”则放在院落里晒,等晒至八成干,上锅蒸。旧时,农家多在春里打炕。老炕打掉,当然要盘一铺新土炕,土炕的炕面整未干,需给土炕烧大火。烧炕的同时,捎带蒸咸菜,岂不是一举两得?蒸好的咸菜凉透,接到缸里捂,过一段时间,颜色渐渐变红,故名红咸菜。这种咸菜盐分大,即使盛夏也不会变质。

红咸菜通常熥着吃。农家烀饼子或蒸馒头时,抓些“咸米”或“拉花”出来,浸泡一会儿,放到“得碌碗”(胶东方言,一种泥烧制的碗)里,洒点油,上锅熥,熥出来的咸菜红彤彤的,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清香。旧日,黄县人吃饭非常讲究,早晚两餐非喝稀饭(即玉米面粥)不行,而且喝稀饭就着咸菜,天经地义。试想,嚼一口糜烂且略带艮劲儿的咸菜,喝上一口稀饭,该是多么的惬意。倘若爱吃蒜,可捣几瓣大蒜,用熟咸菜拌蒜泥吃,那滋味,真叫一个字——爽。

一个老通讯员的40年写稿路

我从1966年上小学时就开始写稿,到今算来已是44年了。44年,我先后在国家、省、市、区级报刊发表文章近万篇,先后被评为大众日报、省广播电台、济南日报、济南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和市、区的优秀通讯员,捧回了32本大红荣誉证书,连续六届荣获区“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每次翻阅自己见诸报端的22本作品集,油然而生一种幸福、自豪之感……

□马光仁

1966年,我正在长清归德小学上六年级,那时,正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期,我在学习了毛主席有关“一分为二”的论述之后,对班里一个叫房泽亮的三类生同学进行了分析,他虽然学习差,但他积极做好事,上进心比较强,只要帮助他,他的学习成绩就能赶上来。我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一体会写成稿子,装在信封里,剪去信封右上角,投进了邮箱,寄给了《中国少年报》,不承想,《中国少年报》竟然给采用了。我手捧报纸,激动得无法形容,同学们和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因为那时,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把写稿当成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国少年报》停刊,给我退回了已经修改准备采用的两篇稿子,我捧着退稿信,泪哗哗地流……

后来,我上了中学,依然给新闻单位写稿,那时,长清广播站用稿量很大,我就把学校的好人好事写成文章,寄给他们。可别说,每个月,都能采用我写的四五篇稿件,那时没有稿酬,广播站给我寄来稿纸,寄来

“红宝书”,也就是带红皮的毛主席著作。

毕业后,我担任了农民业余通讯员,给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写稿,他们时常给我寄来学习文件、稿纸、信封和每月、每季度的报道提纲。1973年,我光荣地出席了泰安地区优秀通讯员表彰大会。

后来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这样对写稿带来很大的方便。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访、写稿。1979年,我写出了长篇通讯《毅力之歌》,介绍归南村残疾饲养员赵丰洪的事迹,通讯先后被《济南日报》、《大众日报》、省电台、济南电台等多家媒体采用。《济南日报通讯》还专门给我编发了采写体会和报社编辑部对通讯的评论文章。后来我又写出了《乡村女医生》、《好媳妇张世英》等十多篇通讯,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84年,济南市部分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也因我被评为“济南市优秀通讯员”这一条件被率先转公办教师。

屈指算起来,我写稿、投稿已经40多个年头。40多年来,我尝尽了写稿的酸甜苦辣。最初写稿,是先写在草纸上,修改好之后,再

誊写在方格纸上,然后再装入信封中,粘死封口,剪去信封上的右角,放进邮箱就可以了。没有时效性的稿件这样寄发还可以,一些时效性的新闻稿件就得去报社送稿。

不少时候,自己认为很有新闻价值,一旦放在全济南市、全省,就不算是新闻了。这样就得搭上工夫,又得搭上车费。当时,许多编辑也很体谅通讯员的难处,因此,能采用的尽量给采用。为此,我也结识了许多报社、电台的编辑朋友,后来,他们对我的工作和学习都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支持。

由于稿件需急发,我又想了一个办法,我打电话给比较熟悉的编辑老师,把事情经过叙述一下,然后由他们去编发,果然效果很佳。

1986年10月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在小屯中学任教,学校请我回家探亲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杜好山作报告,我用电话传去小屯中学请英模作报告的新闻稿,到了晚上6点,济南电台就在新闻节目中作了报道。

写稿最头疼的是抄稿,字迹要工整,生怕编辑看不清楚,另外,还想,一篇稿件给几个新闻单位,就得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抄写,常



常把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都给挤扁了,还磨出了一层一层的老茧。有时候,用复写纸复写,可是有些编辑不喜欢,寄过去,一看是复写的,接着就“枪毙”。

寄发稿件,也很有趣。最初是免费的,只是剪去信封的一个角就可以。后来,又要贴邮票,起初贴3分钱的邮票,后来贴8分钱邮票,再后来是2角、5角、8角的邮票,现在竟然要贴1.2元钱的邮票了。不管邮票怎么涨价,现在是用不着邮寄稿件了。

发稿也经历了不同时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传真机,把稿子写好,直接就可以传到报社、电台。刚体验到传真机快速的喜悦,电脑又来了,把稿子写好,发一个电子邮件,稿子一眨眼工夫就能传到编辑的手里,尤其是照片,过去,要想发照片,必须把照片送到报社,然后进行翻拍。现在可好了,添加附件,照片就上传,直接让编辑老师看到了。现在写发一篇稿件,也就是用原来时间的1/10吧。

抚今追昔,我心潮起伏,感触颇多。“写稿四十年,感受苦辣咸,写稿永不辍,当好通讯员”。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人生的写真。